



我新闻

第3期

我的春节故事 [五味盈怀]



本期读者编辑
秦红梅

秦红梅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财务人员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读者编辑秦红梅。当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回望逝去的过往,每个人的内心浮起的情感杂味齐聚涌来。倏忽间,自己已走过四十余载世间秋冬,度过了四十二个春节,于是对春节就有了更多的深层次体味。“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各不同”。

其实,过春节于每个人来说,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与延续,而今已成为阖家团圆、亲朋聚首的难得机会。聊聊家常,佐以美酒,在欢声笑语间辞旧迎新,展望未来。让我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将民族的精髓慢慢体会,将古老的文明发扬光大。

(上图为读者编辑秦红梅在修改自己的版样。)

我说春节

婚没离成 不知何处过春节

□安丘 王涛

本来我们商量着忙完这段时间就离,可在这段时间内出了差错,矛盾激化,问题升级。七月初四,正式分居,直到现在,一直没离。

年关将近,烦恼无比。什么烦恼?是在哪过年的问题。腊月二十九,同事打来电话,让我到她家过年。“反正我老公回不了国,家中只有我和孩子,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咱们三个人,六个菜,再加一个水果拼盘。你快来吧。”

腊月三十早上,大姑父来我家说让我到他家过年。大姑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已婚,一个未婚,再说今年姑父的妈妈在他家过年。此计也是不可。

他们好心好意,我心非常感激。而我妈,坚持要我在自己家里过年,她说,现在是什么社会,谁还信那些封建迷信?哪儿也甭去,在家里就行。

2011年,以不变应万变,既来之则安之。不管怎样,祝福我们,新年快乐,兔年大吉,时时顺心,事事顺意。

研究生毕业回县城上班,无奈面对现实落差

年根值班,内心很忐忑

□临邑 吴香波

本来让人高兴的春节在我这里却没有几分热闹的劲儿。腊月二十七在单位值班,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看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们和路边地摊摆满的对联福字,不由得感慨:的确是到年根儿底下了,内心有种兵临城下的感觉——忐忑不安。周围的年味越来越浓,而我的内心却越发凄凉。

这是我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二个春节,就在上一个春节,我还徜徉在回县城事业单位上班的喜悦之中,但这个春节我却在小县城沉寂的生活中倍感苦闷。接近而立之年,婚姻便是面临的第一个大事,而面对捉襟见肘的工资和

拖欠了接近一年的工资直到年底才发,当拿到一年的工资14352元的时候,先是瞬间高兴,接着陷入无限的哀伤之中。在这个事业单位一年的全部工资,还不如之前在企业上班时4个月的工资多。此刻,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然而我无力抱怨,因为这就是我的选择。

“蒸蒸日上”的房价,我不得不低下一贯高昂的头。单位上发完过年的福利,同事们就像是蒸发一样消失了,而我只能一个人游弋在宿舍与单位之间。拖欠了接近一年的工资直到年底才发,当拿到一年的工资14352元的时候,先是瞬间高兴,接着陷入无限的哀

伤之中。这是我在这个事业单位第一年的全部工资,其中还包括养老保险。要知道,这甚至还不如我之前在企业上班时4个月的工资多,这一切真叫人无地自容。此刻,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然而我又无力抱怨,因为这就是我的选择。



一个人的午餐

正月初一中午,家人做了一桌子美味佳肴,8岁的侄子捷足先登,一个人坐在桌前吃了起来,等大家开饭时他已经吃饱了。
济南 张汝峰 摄

这个春节,儿子给我压岁钱

□辽宁锦州 段玉文

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吃过早饭后,儿子儿媳告诉我们出去办年货就一起出了门,直到12点才拎着大包小包回了家。进门换下衣服后,儿子从兜里掏出两个红包递给我和老婆说:“爸、妈,这是给你们压岁钱。”儿媳也把两个鼓鼓的大兜拿到我和老婆面前说:“爸、妈,这是给你们买的衣服,试试合身不?”我俩一手接红包,一手接衣服,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过去都是老人在春节送给

孩子压岁钱的。记得小时候总盼着过年,就是盼着到腊月二十三“花花街”这天,父母领着买回一身新衣服;盼着大年初一早晨给奶奶和父母拜年后,奶奶从怀里掏出那个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小布包,送给我和弟弟妹妹一两元的压岁钱。

老人和孩子都是很重视压岁钱的。我有了儿子后,当了爷爷的父亲身体有了病。我除了承担父亲的医药费外,每月给父母10到20元零花钱。父亲总是忘不

了,省着攒着在春节这天给孙子10元压岁钱。儿子自从有了钱的意思,就拿着压岁钱买些鞭炮、玩具或者喜欢的食品,上学后就买书本文具。父母去世后,我接了给儿子送压岁钱的班,直到儿子高中毕业,考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空军飞行员。虽然那时候儿子十七八岁了,每当从我手中接过压岁钱的时候,还是会喜笑颜开。

因为儿子的特殊职业,常常春节也不能团聚,更谈不上压岁

钱的事了。去年初,我和退了休的老婆一起从山东省宁津县那个乡村小镇迁到锦州,和儿子住在一起。虽然儿子儿媳工资不高,还要每月还房贷,生活还是比我们在家守空巢时舒心,起码没有了分离的思念之苦。转眼一年过去,在2011年春节到来的时候,收到儿子儿媳的压岁钱和新衣服,我从红包里掏出那1000元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崭新的人民币,数了一遍又一遍,感觉又回到了童年……

我给新婚表弟当“保镖”

□济南 葛红普

腊月二十八,在镇上开摩托车修理店的表弟结婚了,小两口恩爱和谐。按我们鲁西南老家的风俗,正月初二新女婿要“回门”。回门这天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辈分是多是低,除了媳妇的娘家人外,大家都可以跟新女婿闹着玩,想尽办法出新女婿的洋相,越热闹越好,越花样百出越显得喜庆。

初二这天吃过早饭,表弟就在我们的护送下到媳妇娘家

回门。到了媳妇娘家,酒席前刚坐下,门外就挤满了看热闹的小媳妇大姑娘。她们一阵乱嚷:“让新女婿出来,让大家好好瞧瞧,认识认识。”表弟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惴惴不安地走到门外。埋伏在外边的小孩乘机把包好的黑锅底灰沾上点汽油往表弟脸上抹,这下,表弟的小白脸变成了大花脸,身上还冒着汽油味。火候差不多了,接客的忙出来,打圆场,解

围,假怒,训斥不懂事的小孩,重新把表弟让进屋。那端在表弟面前的菜,厨师早就做了手脚,辣菜辣得你掉眼泪,酸菜能酸掉你的牙,咸菜咸得你难以下咽,只想吐。那酒,什么度数最高,什么酒最辣,就让你喝那种酒。

刚刚过午,我们就向表弟一使眼色,表弟也心领神会,借口上厕所,骑上摩托车不辞而别。谁知刚到村头大桥前,桥下面蹲

出“一彪人马”,一拥而上,搜上衣,掏下衣口袋,把身上仅剩的香烟和糖块瓜分一空。趁着乱,有调皮的小孩把摩托车上的气门芯给拔了,表弟可“惨”了,推着摩托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一脸黑灰一身泥,活像个非洲人到了中国。

表弟虽然出尽了洋相,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毕竟,过新年,又娶了个漂亮媳妇,能不高兴吗?